

小说连载 荒凉
越走越

◎嘎子

“你在吹牛皮吧?看看你的脸,鼻头子都红了。哈哈哈。”给他牵马的汉子,望着他的脸说。

“生龙泽仁不吹牛皮,马屁股就不会放臭屁了。他见着掠热人,除了裤裆里夹尿,什么也不会干。”另一个汉子说。

生龙泽仁眼珠都气红了,他朝天吐了口唾沫,还没唾沫落地,就赌咒说:“我刚才讲的不是实话,就让马蹄子把我踩成烂泥。不信,你问问稀里巴(知青),他身上还揣着掠热人给充翁书记的信呢!”

他们都问我是不是那样。我把信摸出来叫他们看了看,又揣回兜里。几个汉子卷着舌头吹了声响亮的口哨,快步地踏着草皮朝牧场冲去。

大片大片的雪雾滚了过来,风刮得山似乎摇晃起来。

放生羊

早晨醒来,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身上。我掀了掀被子,沉甸甸的掀不动。我伸出脑袋,便听见了陈达吉粗声咒骂外面的雪风,把帐篷杆都吹断了。

充翁说:“别管它,睡我们的觉。雪被窝内比火塘边还暖和。”

陈达吉还是要起来,他披上军皮大衣从垮塌的帐篷角钻了出去,可能在雪风里太寒冷了,我听见他呼呼地哈气,囊囊地跺脚。过了一会儿,他又钻了进来,肩膀上堆满了雪粉。他说:“我看见猎物了,肯定是只獐子,要不是就是头野驴,就在靠近山脚的雪地上晃动。我去毙了它,谁跟我去?”

没人理他,都缩在热被窝内一动不动。他拍了拍我的被窝,说:“小洛,起来,我教你怎么打猎。”

他的话很诱人,我真想去体验一下打猎的滋味。我撑起身子,一股寒气贯进被窝,冷得我脖子一缩,又钻进暖烘烘的被窝。我说太冷了,等太阳出来了,再跟他去。

他便厌恶地呸了一口什么,说:“你们又懒又蠢,等会儿吃獐子肉时,谁也别来和我争。”

他骂骂咧咧地在帐篷下翻找自己的猎枪。我又蒙上了头,不想听他骂些什么。那时,为苗二的事,我们知青都有些恨陈达吉,假如能寻个机会揍他一顿,我肯定会在他的胖脸上踹上两脚的。被子蒙上了,他的骂声小了,可还是能听见他的猎枪是让倒下的帐篷杆压住了,他使劲拖不出,便愤恨得想把整个帐篷烧了。

他没烧帐篷,我却听见了很脆的一声枪响。过了好一阵,我才听见他喘着粗气说:

“遭了,遭了,我中枪子了。”

我与充翁、甲瓦同时掀开压身上的帐篷,爬了起来。四周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。我们看见陈达吉一手扶着桌子,一手捂住腹部,脸色像阴暗处的雪地。那支灌满铁砂的猎枪倒在地上,半截枪身还压在帐篷杆下。枪口处飘散着有些呛人的火药味。

充翁扶起他,问了几句话,便冷着脸对我们说,快扎个担架,叫人抬下山去。

听说出了事,我们的帐篷边围满了人。他们都很担心陈达吉的生死。陈达吉抬起沾满血的手,擦拭着脸上的泥土,若无其事地又说又笑。那支惹祸的枪仍压在帐篷杆下,没人去动。

陈达吉躺在担架上,脸色非常难看,那种冷冰冰的青色,早早地让人瞧出了死亡的临近。他用吃力的笑掩饰难受的伤痛,看了最后一眼雪原,有些伤心地闭上眼睛。在下山时,他把我叫了过来,他要我一定好好听他说几句话,他可能是最后给我说话了。

他的手想拉我,我没让他拉,扶着担架说:“你讲吧,我听得见。”

他还是抓紧了我的手,雪团一般的冰冷。他看着我,说:“我知道你们知青都恨我,是不是?我蛮横无理,我夺人之爱,我欺压善良的人?是不是?我心里也知道,我不该这样做,你们会恨我,村民们会恨我,菩萨也会恨我。”他冷笑一声,眼内涌出一片红色。“你不清楚,我有权就得像个有权人的样子。老虎威风,是因为它有厉害的爪子。我有枪有权就该享受,不然就低人一等。那时,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清醒时那么想,喝醉了酒也那么想。想着想着,就觉得自己不是人,就痛恨自己。我真的恨自己,像你们一样的恨。你们都以为我想找苗二的麻烦吧?我早就不想找了,不就是一个女人嘛,我陈达吉还缺少女人吗?他该躲西藏,大大方方地回来,开个热热闹闹的结婚宴,我陈达吉还要来喝两口喜酒说两句吉祥话呢。”

由于痛苦,他说话很吃力,大颗大颗的汗水从额角滚下。充翁说:“有话以后再说吧,你们快点下山去,别耽误了,命要紧。”

陈达吉闭上了眼睛,一股泪汩滚了下来。那一刻,我心里难受极了。我扶着他的担架,送了好远,充翁书记才叫住了我。他说:“小洛,你还得陪我去掠热人的营地看一下。”

我才想起尼玛给充翁的那封信,今天是他与那位在掠热当区委书记的老战友相会的日子。我担心地看着走进茫茫雪雾中的担架,说:“陈达吉不会出什么事吧?”

充翁脸色是青的,他难看地一笑,说:“菩萨会保佑他的。”

(未完待续)

水缸

◎黄孝纪

我上初中之前,我家一直居住在大厅屋一角的两室一楼。这栋青砖黑瓦的老房子,年岁已久,在我的印象中,就一个“黑”字了得。墙壁是黑的,瓦是黑的,门窗是黑的,楼板是黑的,屋梁是黑的,屋角落是黑的,鼎罐锅子灶台碗柜全是黑的,水缸里的水感觉也是黑的。从亮晃晃的外面回来,一进屋,眼前顿时一黑。要稍稍适应,借着小木窗里照进来的光,才渐渐由模糊而明晰起来,不过依然还是一个字——“黑”。

前室起居,后室睡觉。由后室上楼,木楼板上摆满了坛坛罐罐,谷廪木柜,以及一大堆干柴。我家的水缸就在前室进门的地方,紧靠着与邻居共用的隔墙,推开的黑门扇刚好能够避免触碰。水缸是一个广口灰底的圆形大瓦缸。缸口挨墙搁置了一块长木板,一尺宽许。板上面放了两个浅底大瓦钵,一个钵里是大竹筒水勺,另一个钵里是小竹筒水勺,竹片勺柄修长。儿时,我们相互间常猜一个谜语:“喜鹊尾巴长又长,白日洗澡,夜里歇凉。”谜底就是竹筒水勺。一年四季,水缸处的泥地面总是潮湿的,乌黑。

每天早上起床后,我的父亲或母亲,就会挑一担木水桶,到村前柏树下的水井挑水,一桶一桶提了,哗哗倒入水缸。如此反复挑两三担,水缸就满了。挑水的时候,水缸地上会积了水。光着脚板,能感觉到水渍从脚丫子间渗出来。夏秋之间天热,泡茶,煮饭,洗碗,洗澡,水用得多,傍晚收工回来,还要挑一两担井水。平日里,我们惯于喝生水,口渴了,拿了小竹筒水勺,舀一勺子水,咕嘟咕嘟一番牛饮。

小时候我爱打架,是村里有名的。我的小名叫鼎罐,是接生婆婆给取的,说我一出生就爱吃大饭,她笑称能吃完一鼎罐,从此就有了这个名号。我爱吃大饭,自然力气也大,打人也重手重脚。每当村巷子里响起了哭叫声,村人说,多半又是鼎罐打架,把人打哭了。挨了打的同伴中,也有不少嘴硬又赖皮的,比如永红。他的小名叫砂罐,我们碰到一起,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。以至村人都常取笑他:“你是砂罐,他是鼎罐,砂罐怎么碰得过鼎罐?”

砂罐有一个绝招。每逢跟人打架输了,他嚎啕大哭,鼻涕横流,双手从地上抱一块砖头,就要去别人家砸水缸。越是阻止他,

他哭闹得更凶,只得又打他。他更加拼死拼命,大声嚷嚷要砸水缸,嚎啕着,拖都拖不住。有几次我跟他打架,他硬是震天动地磨蹭到我家门口来了。而保卫我家的水缸,是我的底线。这时候,我心里其实很害怕,万一他砸了我家水缸,那就不得了。好在每次,我的母亲能及时从屋里出来,好言细语劝慰他,一面拿下他紧抱着的砖头,顺手给我几巴掌,甚至几柴火棍子。母亲笑着对砂罐说:“我给你兜盘子。”说着便进了屋。砂罐的哭声也渐渐小了,站着不动,一大群人围观。母亲端了暗红色的小木圆盘出来,抓了盘子里的花生,一把一把,兜进砂罐的衣裤口袋,鼓鼓的。砂罐获得了赔礼道歉,唧唧唧,走了。

砸水缸的绝招,耳濡目染,顽童们都无师自通。家有调皮捣蛋的男孩,家长们难免都要或多或少给砸上门来的调皮兜盘子。兜盘子成了本村乡俗。我也曾多次兜过别人的盘子,我抱着砖头,哭喊着要砸烂人家的水缸。不过其时,我心里挺害怕的,并不敢真砸。村里也极少听闻谁家的水缸真的被砸了。

临近过年,村里干塘分鱼。鲤鱼和鲫鱼生命力强,用桶子提回家,还是活溜溜的。我很喜欢这些大活鱼,母亲也有她的打算。我便捉了几条,放进水缸养着。只是养了鱼的水缸,水容易变脏,需常洗缸换水。春节期间,村人有做米豆腐的习俗,黄灿灿的,软嫩嫩的,切成拇指大的方墩,清水煮熟,捞出装碗,加汤料,自己吃,待客,都是上好的点心。母亲有时从水缸捞一条鱼,刮边切碎后,煮汤,放上油盐豆酱姜丝葱花辣椒灰,色香味俱全,浇在米豆腐上,实在是好吃得很。

我小时候据说运气低,经常吓着了。吓着了,照村里的说法,就是魂丢了,得喊回来。许多个黄昏,夜色已临,母亲挑了满满一水缸井水,点了灯盏。她把我叫到水缸边,双手扶着缸沿,低着头,看水缸里我自己的影子。母亲为我喊魂:“清和(我小时的名字)噉,你哪里吓着哪里来啊,鸡进窝了,鸭进栏了,你跟着妈妈到屋里来啊……”母亲反复地呼喊着,神情越来越悲伤,声音越来越凄厉。

这凄厉的喊声,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,那么清晰。

植物的生命

◎杜明权

人与植物,生命的形式不同,却总有相通的地方。人有腿脚,能够来去自由。可草木不行,一头扎下根,便不能随意走动。然而,只要有一点儿雨水,一些儿阳光,一捧儿泥土,不必需要谁去特意催促,植物就能蓬蓬勃勃地生长。其实,草木也有行走的时候,那就是它们的种子。借助风的翅膀,扶摇直上,植物种子就能自由飞翔,旋转着,跳跃着,从这一块土地走到那一块土地,跨过河流或者山丘,甚至千里万里,如同旋转的飞蓬。李白说:“飞蓬各自远,且尽手中杯”,李贺也说:“单身野霜上,疲马飞蓬间。”在美妙的长风里,植物们绝不会发出诗人那样的漂泊无定之感,而是尽情享受奔跑的自由与传播种子的快乐。

草木一秋,人生一世。然而,草木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远远超越了人类存在的历史,在草木面前,人类似乎才刚刚起步。论生存能力,植物是我们人类的师傅。阳光养活了植物,植物养活着一切。

春天以大地似乎都装不下的青草、花朵、鸟鸣、雨水、温暖,来祝福我们,它们满大地或满天空漫溢、拥挤、奔涌,让我们人类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生命。我们与植物,是亲兄弟。

初夏,万物随着雷声轰鸣而勃发。蔬菜也一样。在上一年,生长在蔬菜地边的几窝南瓜藤,随着秋风的到来,慢慢枯萎,而藤上的几颗南瓜,因为小,我便没有摘回家,任其腐烂在地里。可今年初夏一到,那些遗落的种子被雨水唤醒,没几天功夫,南瓜就为自己撑起一把把绿色小伞,无心插杨柳成荫,它们漫不经心地牵藤,缓缓地开花,挂果。我没有付出,今年秋天,我却一定会有一份意外的收获,诚实而厚道,植物们不会说谎。

每一棵草木都被大地赐予了一个位置。

仲夏,大地上万物蓬勃,每一种植物都能得到生长,都能尽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吸取阳光与水分,我喜欢植物这种参差不齐的繁荣。有些植物,在没有其他植物茂密生长的地方,它才有了生长的机会,比如我名之为野油菜的一种植物,即使长大了,身影儿也不过巴掌大。一块我们平整了的用来纳凉歇脚的地方,我不知它的种子借助了什么风,从何处飘来,落在了这地儿,太阳送来一抹儿阳光,天空赐予几点儿雨水,它就伸展枝叶,开出几星儿黄色小花,灿灿地笑着,不几天,就结下一串串小籽荚来。他们在风雨里在阳光下,静默着,一点也不起眼。它们有着它们秘不示人的生存本领。

闲暇时,我会坐在一颗树的身边,看看书,喝喝茶,享受这绿荫里的恬静与美好。特别是,在绿荫里看星星,更生一番情趣。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,星光在枝叶间摇曳着,惬意顿生。我想,这棵树站立在我的身边,我对世界有所感觉,有所思考,有所反应,而这棵树有没有这种情况呢?它在夏天,浓荫如盖,而到了秋冬,对寒风反应是脱去满身叶片,进入休眠期,年年如是,它体内是不是有一个我所不知晓的程序在奇妙地驱动着呢?是谁给了它这个程序?我无从知道。

植物们坚强地生存着,并保护着我们,启示着我们。无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,还是在贫瘠的沙漠中,总有它们的身影存在,染绿大地,它们像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卫士,用生命为我们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绿色保护墙。

人活着,有时总会遇到一些儿坎儿,但是,只要有天空和大地、雨水与阳光以及植物们存在,我们就能够慢慢地舒枝展叶,像坚强而有耐心的植物们一样。

扫一扫
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